

经过中埃考古学家4年来的携手合作，埃及卢克索孟图神庙逐渐褪去神秘的面纱，向公众呈现更为清晰的图景。共同探寻文化宝藏，让古老文明跨越时空对话，成为考古工作者为中埃友谊、中阿友谊添砖加瓦的最佳表达。赴世界主要文明发祥地参与发掘和研究，是中国考古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又一座里程碑。

位于埃及南部的卢克索是闻名遐迩的历史古城，享有“世界最大露天博物馆”的美誉。它拥有卡尔纳克神庙、卢克索神庙和帝王谷、王后谷等考古资源，堪称集纳古埃及文明精华之所在，因而被誉为全球考古学的“前沿”。

2018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旅游和文物部组建的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卢克索孟图神庙开启合作之旅。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队首次赴埃及进行考古发掘。目前，联合考古项目已完成4个季度的田野工作，取得一系列成果，展现了中埃双方考古领域的合作大有可为的前景。

呈现神庙“新图景”

孟图神庙遗址坐落于卢克索北部，与阿蒙主神庙和穆特神庙共同组成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大约自公元前2000年起，历代法老在此不间断地建造、装饰和修缮大型石构神庙，使之成为古埃及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宗教建筑群。1979年，卡尔纳克神庙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至今仍是埃及最受游客欢迎的景区之一。

孟图神庙区始建于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十八王朝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公元前14世纪），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期间趋于完善。公元1世纪前后，孟图神庙区开始衰落，年久失修导致神明雕像与宗教祭祀场景逐渐消失，民居淹没了部分神殿，直至19世纪全部化为古迹废墟。

古埃及神庙也被称作“神的居所”。在孟图神庙区的围墙内，至少供奉着4位神明，分别为主神孟图、公平正义女神玛阿特、拥有丰富神格的奥西里斯，以及孟图之子哈普拉。孟图神信仰起源于底比斯地区（即如今的卢克索地区），经历多次演变，新王国时期多以勇猛善战的公牛形象示人，这也是孟图神常被称作“战神”的由来。第二十五王朝时期的法老对孟图神格外崇敬，曾在孟图神庙门前修建了宏伟的柱厅，饰以净礼、献祭、加冕等彩色浮雕。玛阿特女神的神庙与孟图神庙相比，占地面积较小，残存的墙体上保留着拉美西斯时期（约公元前12世纪）的铭文和壁画。

约公元前1000年前后，随着奥西里斯信仰在底比斯地区流行，统治者开始更多修建奥西里斯神殿。目前在卡尔纳克地区已探明奥西里斯神殿约20座，其中近半数遗址都位于中埃联合考古队的工作范围内。哈普拉神出现年代更晚，其神庙的始建年代及功能仍处于讨论阶段，有待进一步研究。

上世纪40年代，法国学者曾对孟图神庙区进行小规模发掘，但随后数十年

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

——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的故事

贾笑冰



①



②

纱，向公众呈现“新图景”。

挖掘和保护并重

乍看去，一处泥砖铺设的地面由大小相同的砖块通过黏合物平铺而成，铺设手法十分规整。再细看，每块泥砖上都有一个椭圆形印章印记，内有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登基名……这一神奇发现为研究孟图神庙主体建筑的始建年代提供了准确的年代标尺，对于认识神庙区早期建筑分布具有关键作用。几年来，一次次重要的发掘和发现，让联合考古队成员内心充满了职业成就感。

孟图神庙区地势开阔平缓，围墙内的神庙区面积约2.4万平方米。联合考古队现场考古发掘所布置的探方面积约2000平方米。在遗址南围墙处的奥西里斯小神殿区内，我们完整挖掘了6座神殿中的第三座小神殿，也发现了泥砖围墙等附属建筑，获得了一批包括石雕像、青铜奥西里斯雕像等在内的重要文物，为更深入地研究奥西里斯神补充了新的资料。

为了解整个遗址的形成过程，我们对孟图神庙和玛阿特神庙相连接的区域进行了解剖式发掘，发现了古王国时期的遗迹和遗物，初步了解了这一地区古埃及人生活的特征和演变。我们还对建筑物表面的铭文、刻划符号以及法国学者发现并收集的构件进行了研究和系统记录，完成了第二和第三座奥西里斯神殿的加固与出土遗物的清洗修复，完善了遗址文物的保护工作。

2021年3月，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是名单中唯一一项国外考古新发现。能够亲手触摸埃及的古老文明，与之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令我们这些考古工作者分外兴奋和自豪。

如何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保护脆弱的文物，始终是我们的关注重点。开展首季度工作时，遗址内唯一一座阿蒙霍特普三世立像就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对象”。这尊3米高的雕像于上世纪50年代出土，刻画着阿蒙霍特普三世手持旗杆迈步向前的生动形象。由于当年的修复技术有限，雕像看似完整，实际上十

分脆弱。为了尽量减少阳光暴晒和动物侵袭带来的损害，我们决定为雕像量身定制一座保护棚。我为保护棚绘制了图纸：由木架支撑起一块木板来隔绝日晒，在位于雕像膝部的高度固定4块透明玻璃，在保护的同时也能使参观者看到雕像全貌。组装搭建完成后，埃及同事竖起大拇指连连夸赞：“这不仅是一座集保护与展示功能于一体的木棚，更是为‘法老’建造的一座临时居所！”今年3月，雕像在专业人员的护送下已运往吉萨，将在新建成的大埃及博物馆得到妥善照料并永久展出。我们为之一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

学习与借鉴并举

相知无远近，志合越山海。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成就，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交相辉映。今天，进一步加强中埃文明交流合作，让我们从厚重悠长的文明交往中凝结出新的智慧，让彼此连接在一起，犹如近邻一般。

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是两国考古学家的一次握手。古埃及文明有着丰富的文字资料，埃及考古学更偏重于铭文研究，埃及同事对遗存特点、挖掘方式有着更好的判断能力，在修复石料和重建倒塌建筑物等方面的经验十分丰富。中方考古队员更善于使用考古学的层位学、类型学构建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中国的发掘记录系统与埃及传统考古学有着较大不同。我们与埃及同事充分交流，多次召开工作会议，并在野外实地进行讨论，数易其稿后，达成了双方认可的工作方案。

联合考古项目也是两国考古学家的一次深度对话。中国考古学多手段、多学科的研究优势可以为埃及考古学带来更开阔的视野，产生新的切入点和研究角度。对于中方队员来说，深入参与埃及考古工作，可以从实践中了解另一个学术传统和系统，对我们的考古学学科发展也有极大裨益。在埃及著名考古学家扎西·哈瓦斯眼里，中埃首次考古合作是埃及乃至世界考古界令人振奋的大新闻，双方在田野发掘、3D建模和雷达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合作大有可为。

在共同的工作中，双方学者不断加深了解，结下深厚友谊。埃及同事为中方队员讲授基础阿拉伯语，中方队员也教会了埃及同事一些中文日常用语，双方还时常交流各自的传统文化习俗。琐碎、艰苦的田野工作，也由此充满了欢声笑语。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赴世界主要文明发祥地参与发掘和研究，是中国考古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又一座里程碑。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知两个古老文明在表现形式和形成机制上的不同，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从黄河到尼罗河，共同探寻文化宝藏，让古老文明跨越时空对话，是考古工作者为中埃友谊、中阿友谊添砖加瓦的最佳表达。

（作者为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外考古研究室副主任）

图①：孟图神庙遗址群出土的宝石饰品及残件。

图②：孟图神庙遗址群出土的小型人偶“乌沙不提”。

图③：孟图神庙遗址群出土的青铜奥西里斯雕像。

图片均由贾笑冰提供



③

里并没有开展正式工作，它所包含的千余年历史信息也远未被真正了解。2018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旅游和文物部签署了《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协议》。按照这份为期5年的协议，中埃联合考古队正式组建，并于当年11月29日正式开工。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埃及进行系统的考古研究活动，希望在全方位获取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神庙区的三维模型，并结合铭文研究、地理信息进行系统分析，对神庙区的平面布局、营建顺序与功能分区等问题得到初步认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孟图神庙在新王国时期底比斯地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我们希望，随着联合考古队长期深入的田野工作，未来孟图神庙区将会逐渐褪去神秘面

“花园之城”利雅得

尤梅

逐渐增强，利雅得也从一座沙漠小城逐渐发展为功能齐全、布局井然的花园城市。

2018年3月，我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代表团参加利雅得国际书展。为期10天的书展组织了近百场文化活动，包括文化讲座、研讨会、名家访谈、诗歌晚会等，一场场文化盛宴令与会者颇有收获。近年来，利雅得国际书展不断丰富参展图书主题门类，图书品类繁多、质量上乘，参展的各国出版社也越来越多。书展在文化交流、版权贸易和阅读推广等方面均取得不俗成绩，已成为大型文化产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书展间隙，我们参观了位于利雅得老城区的马斯马克堡，这是当地为数不多保留至今的老建筑之一。“马斯马克”意即坚固的建筑，该堡始建于1865年，地基用石头建造，墙体由土坯及混合了干草的泥土建筑而成，四角分别立有一

座高达18米的圆柱高塔。馆内藏品非常丰富，陈列着一些古代生活器具，如照明灯、书写工具、陶罐和金属器皿、民族服饰等，还包括各种战争武器，如匕首刀剑、枪支弹药和大炮等，向游人诉说着王国统一的艰辛历程。此外，馆内还有一些记录利雅得古城及其街道、市场的珍贵老照片。徜徉其间，仿佛见证着利雅得过往岁月的兴衰成败、跌宕起伏。

代表团分头参观了沙特阿拉伯最为古老知名的沙特国王大学。其中，我参观的女大学生城占地宽广，环境优美，整洁安静，设施先进，处处展现出现代化、人性化的设计理念。女生们穿戴打扮虽各有不同，但相同的是她们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气息，眼中充满好奇。几个开朗大方的女大学生还开着摆渡车，带我们前往各个院系、实验室和图书馆参观，一边细致讲解，一边愉快畅聊，不

时热情合影，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2018年，利雅得在世界城市排名中进入世界一线城市行列，被认为是世界上建设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其市区建筑不算密集，而且普遍不高。目之所及，开阔明朗，并无高楼大厦攀比带来的压迫感。市中心最高的标志性建筑是王国中心大厦，它也曾是中东地区最高的建筑。大厦外形简洁别致，中间的圆拱形空洞设计能抵抗当地频发的沙尘暴，减少大风对建筑物的影响，获得多项建筑大奖。不远处，另一座别具特色的高层建筑——费萨尔塔与王国中心大厦隔空相望，遥相辉映。华灯初上时，从大楼高处俯瞰整座城市，霓虹斑斓，街道并不嘈杂喧嚣。

在国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沙特各界努力顺应发展潮流，拥抱崭新变化。2016年4月，沙特政府启动“沙特2030愿景”，寻求在15年的时间里实现经济产业多元化，摆脱对石油的过度依赖。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新举措也随之出台，包括允许举办音乐会、建造电影院、邀请世界著名艺术家表演以及大力开发旅游资源等等。

沙特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相信利雅得这座沙漠中的“花园之城”将不断焕发新的蓬勃生命力。

自古以来，阿拉伯民族热爱文学，其早期文学遗产可上溯至公元前5世纪。阿拉伯人最引以为傲的古代文学成就，是他们称为“阿拉伯人之史册”的诗歌。同时，阿拉伯散文也有诸多名作传世，最为世人熟知的无疑是民间文学巨著《一千零一夜》。

自19世纪初开始，在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撞击、融合之下，阿拉伯文学逐渐走上创新发展的现代复兴之路。曾经成就辉煌的阿拉伯诗歌，经历了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风格嬗变，最终确立了自由体新诗的主导地位。小说、戏剧等体裁也结出具有阿拉伯风格的累累硕果。阿拉伯现当代文学的一项突出成就，就是涌现出一批具有世界声誉和深远影响的作家和作品。文学理论与文化思潮频频共振，阿拉伯文学走进更加广阔的天地，更加贴近人民与时代的脉搏。

本土优秀作家的群体性崛起

阿拉伯现当代文学记录了阿拉伯社会的风云变幻，抒写了阿拉伯人民的喜怒哀乐，表达了确立民族认同、传播启蒙思想、抵抗殖民侵略、追求理想进步等深刻主旨。一部现代阿拉伯文学史既是一部包罗万象的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变革史，也是一部现代阿拉伯人的心灵史。

从地域分布看，阿拉伯各国文学发展虽不同步，但整体呈现全面开花之势。埃及、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等国文明根基深厚，一直处于阿拉伯社会变革中心，且与西方文学接触较为频繁，成为阿拉伯现代文学的先驱和重镇。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马格里布国家，以及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文学虽然发但进步迅速，各有千秋。

从文学体裁看，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逐渐成为阿拉伯现代文学的主角。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为代表的文学大家，创作了大量思想深邃、艺术精湛的小说。诗歌特别是自由体新诗和散文诗，也深受阿拉伯读者喜爱。黎巴嫩作家纪伯伦、巴勒斯坦诗人达尔维什以及叙利亚诗人格巴尼、阿多尼斯等人的诗作风靡阿拉伯世界，并在世界诗坛享有盛誉。同时，现当代阿拉伯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创作理念，也往往发端于诗歌界。

从写作风格看，20世纪上半叶活跃于阿拉伯文坛的作家大多遵循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但马哈福兹等作家的作品中也融入意识流、象征、隐喻等现代写作技巧。20世纪后半叶崛起的阿拉伯作家群体，既受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与写作手法影响，又从阿拉伯传统文化中汲取神话、传奇、民间故事等养分。可以说，阿拉伯现代文学在与世界文学主流接轨的同时，保留了浓厚的阿拉伯本土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近现代以来，众多阿拉伯女作家的文学创作也颇具规模与成就。她们更加关注女性的真正解放，抨击封建礼教与陈规陋习。有些女作家的视野非常广阔，在作品中表达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忧患意识。这些优秀的女性文学作品，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着力把握社会与时代脉搏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11年前后多个地区国家接连发生动荡，阿拉伯世界遭遇沉重危机。在时代的洪流中，阿拉伯民族经历的坎坷催生了阿拉伯文学的兴盛。

在新世纪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头，阿拉伯文学没有缺席。作家们对当代阿拉伯人面临的各种挑战做出回应，以文学表达对现实的关切与忧患。一些重要作家着力把握社会与时代脉搏，洞察历史与现实的幽深曲折，留下不少精品佳作。



阿拉伯现当代文学掠影

薛庆国

新世纪阿拉伯长篇小说的数量之丰、质量之高、影响力和关注度之广，以及一些小说的销量之大，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面对复杂而曲折的现实生活，长篇小说这一文体最有可能提供充足的空间和自由，让作家刻画、批判和反思现实。一些作家聚焦社会热点，创作的小说成为大众话题，作品销量一路攀升。网络文学的出现，也使得长篇小说更易问世并广为传播，许多作家脱颖而出。同时，部分阿拉伯国家尤其是一些经济发达国家设立了丰厚的文学奖项，激励并推动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发展。

新世纪20余年来，阿拉伯文坛后起之秀崭露头角，80后乃至90后成为颇具影响力的作家群体。曾经令人眼花缭乱的实验性写作，逐步被贴近现实又超越现实的新现实主义所替代。

展现鲜活丰富的立体的中国形象

中阿友谊源远流长。在阿拉伯文学界，许多现当代作家都与中国结缘。其中不少人曾经来过中国，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感情，并以中国、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为题材创作了很多作品，涉及游记、散文、诗歌、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多种体裁。

呈现在阿拉伯现当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总体延续着阿拉伯叙事中对中国的正面话语传统，并以丰富的时代素材，描摹中华民族经历过的苦难与辉煌、中华大地上发生的沧桑巨变。不少优秀的阿拉伯作家能够摆脱西方的话语霸权，以独特丰富的视角，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呈现出鲜活、丰富、立体的中国形象。

讴歌中阿友谊也是阿拉伯作家书写中国题材的常见主题。诗人格巴尼曾在叙利亚驻华使馆担任外交官，在他创作的多篇诗歌中，“中国”都被赋予遥远而美好的意蕴。另一位叙利亚著名诗人阿多尼斯于2019年出版了中国题材诗集《桂花》，将他对中国自然、文化和友人的深情厚谊寄寓其中，真诚真挚，读之令人动容。当无数阿拉伯青年诵读这些美丽的诗篇时，无疑也会给他们心中的东方文明古国增添浪漫温馨的色彩。

被誉为“也门小说之父”的阿卜杜勒·瓦利在短篇小说《中国之路》中，讲述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援外人员与也门人民共同建设也门公路的往事。作家用朴实的语言告诉人们，“中国之路”实际上有两条：一条是铺在莽莽群山中有的形之路，另一条是在也门人民心中延伸的“友谊之路”。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教授）